

「她」的到來！

——艾瑪·華森的女性主義傳承和「他支持她」運動

撰稿/ 鄭美里

演藝人員為公益活動代言很普遍，但能夠像艾瑪·華森(Emma Watson)這樣——不僅年輕、貌美、聰明，且毫不避諱自稱為女性主義者，而站上全世界的舞台為女權發聲的，則是絕無僅有！

艾瑪·華森，曾經是電影《哈利波特》裡的睿智聰明的智多星「妙麗」，也主演過電影《壁花少年》、史詩片《諾亞》…等，還是「高衣Q」的時尚模特兒，可說是陪著七、八年級生一起長大的女孩，2014年，艾瑪24歲，5月她剛從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；7月，獲選為聯合國女性親善大使；9月，在位於紐約市的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說，以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，倡議「他支持她」(He for She)運動，呼喚男性一同加入女性主義的性別平權運動，以她的「女神」風采為全球的性別平權注入一股新的活力。

這段演說只有短短的11分鐘，明顯看得出來艾瑪非常緊張，聲音甚至微微地發抖，然而她的演說內容卻令人動容，贏得國際媒體大大肯定，並且在網路到處瘋傳。演說中，她從自身的成長說起，8歲時因為她想要執導一齣表演就被說成霸道，因而意識到性別角色所帶來的束縛；15歲時，她發現身邊的女朋友為了不想看起來「太過男性化」，從她喜愛的球隊裡頭毅然退出；到她16歲的時候，身邊的男性友人則對她說即便難過，他也不敢表達出自己的脆弱，因為他是一個男生。「就在那一刻，我發覺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。」

這是教人既悲傷又勇敢的，決定性的一刻，因為「女性主義者」的認同往往是來自對現實的覺察，來自不甘於同流合汙、願意挺身改變不合理現況的自我承諾。不同於其他好萊塢明星常常跟女性主義劃清界線，艾瑪·華森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，在聯合國的演說中，她對於「女性主義者」漸漸變成具有負面意義的詞彙，坦然提問：「為什麼我們這麼害怕女性主義？我們對於女性主

義有什麼誤解？」

除了艾瑪本人的自我認同和宣稱，事實上，從她的聯合國演說，我們也可清楚看到她傳承自女性主義的論述傳統，首先是「個人的即是政治的」(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)，1970 年代西方的第二波婦運透過草根的意識啟蒙團體(consciousness-raising groups)，女性在經驗分享中看見個人的處境並非只是專屬於個人，相反的，往往是社會、集體、結構性造成的，也能透過行動加以改變。演說中，艾瑪從自身成長經驗說起，不僅故事動人，更是延續了婦運此一重要傳統。

其次，艾瑪充分意識到自己身為英國白人的優勢地位，而對世界上更多身處不同性別文化/父權/政治經濟狀況的女性表達關注，她說：「以目前的現實來說，要男女同工同酬至少還得等上一百年；至少有 1500 萬個少女會在她尚未成年之前就被強迫嫁掉；最後研究顯示，直至 2086 年以前，非洲偏鄉的女孩都無權接受教育。」行動上，針對土耳其副總理歧視性的發言——「女人必須貞潔，應規定女人不能在公開場合大笑」，艾瑪也在臉書發布大笑照片聲援抗議活動；擔任聯合國親善大使不久，艾瑪前往烏拉圭參與當地「推動更多女性參選議員」活動，吸引了許多年輕粉絲到場聽演講。艾瑪可說是具有跨文化女性主義的關懷。

艾瑪的聯合國演說最主要的訴求——召喚男性加入性別平權運動，老實講並無新意，也是婦運衍生的「男性解放」運動的延續。不論在台灣或世界各國，婦運發展總是不可避免會遇到同樣的問題，當女人一直在追求自我成長，但，男人在哪裡？婦運史上，一直都有男性的支持者，在婦運史上「男性解放」也陸陸續續曾有人在實踐，然而更多的男人卻寧可保持距離、置身事外，即便他們也深受男子氣概的刻板印象和成就壓力所苦。「親愛的男人，我希望能公開的邀請你，因為性別平等也是你該爭取的權益。因為性別的限制，對於你們而言，其實也是痛苦的根源。」儘管沒有新意，但是她這樣一個漂亮的年輕女生/女神同理了男性所受的性別框架和束縛，並以溫柔的口吻邀請男性一同加入「He For She」運動，往好處看，或許能讓男性減少一些戒心也說不定；而她具體的舉例：「在英國，20-49 歲的男人自殺的比例遠遠操過了交通意外、癌症、心臟疾病，名列死因第一。」也點出了男性投入性別平權之必要與刻不容緩。

儘管有一些來自女性主義陣營的批評，覺得這段演說太溫和且討好男性，但顯然對保守份子來說卻已經挑戰了他們的神經——演講後不到 12 小時，艾瑪就收到多份威脅，令她深感憤怒，「如果他們是想要以此為手段讓我望而卻步的話，實際作用完全相反。」艾瑪的影響也持續在發酵，尤其在年輕女性、男性的身上發揮作用，2015 年，馬拉拉·就曾告訴艾瑪，聽過她的演講後，她也決定以女權主義者身份自居。

艾瑪自擔任聯合國女性親善大使後四處站台為女權發聲，2016 年 2 月並宣布息影一年，專注於女權團體 “He for She” 的活動，並成立讀書俱樂部 “Our Shared Shelf” 每月閱讀一本女權相關書籍，從第一本讀知名女權主義者 Gloria Steinem 的回憶錄 *My Life On The Road*、第二本讀愛麗絲華克的《紫色姊妹花》就可看出艾瑪向女前輩取經的用心。不論戲裡戲外，艾瑪·華森都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女子，2014、2015 年，艾瑪·華森獲得了多項殊榮，包括 AskMan 網站評選的「2015 年 99 位最傑出女性」名列榜首；《時代周刊》最具影響百大人物排行榜(名列第 26 位)……等。但我以為她最大的聰明是她能夠從女性/女性主義的傳統中汲取滋養。

在《自己的房間》(1929 年)一書的最後，吳爾芙曾經預言百來年後，女人們年收入五百磅且擁有自己的房間，「那個(跟莎士比亞擁有相同才華卻一個字也沒機會寫出來)死去的詩人，莎士比亞的妹妹」有可能重新投生，「只要我們為她而努力，她會來的，為了她的到來，我們即使在貧窮、潦倒中努力苦作也值得。」在吳爾芙的想像中，這個「她」是一個真正偉大的詩人、作家，能看見任何事物之本真，而不只是受到局限的「婦女小說家」。我想，雖然艾瑪不是作家，但作為一個更自由、有力量，且氣度恢弘的後輩女性來說，誰能說艾瑪·華森不是這個傳承了女性智慧、令人寄予厚望的「她」呢！

艾瑪·華森聯合國演說影片連結：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kjW9PZBRfk>